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技擊餘聞補 技擊餘聞補

序 今春杜門多暇，友人以林侯官《技擊餘聞》相貽者，敘事簡勁，有似承祚三國，以予睹侯官文字，此為佳矣。爰撰次所聞，補其闕略，私自謂佳者決不讓侯官出人頭地也。甲寅中春記此。

竇榮光

無錫竇榮光，清道咸間大俠也。巨膊廣額，為人甚魁碩有力。飯以銅箸，長纜盈尺，然持擊刺人，無不中要害，雖壯夫立蹙，頗以此自雄。

挾仗遊山左。山左地處南北衝要，民情狡桀，多業盜，往往張肆僻地，誘過客宿，伺夜半殺之，而取其貲，無得脫者，土人謂之黑店。榮光作客久，頗曉其情偽，能刺得黑店所在，偽宿，伺有變，輒設計誅盜而火其居。如是者非一矣，輒未嘗遇害，頗輕盜，為無足當意。

一日，道泰山下，日曛，睹當路有肆，心異其僻處而無畏盜，意黑店也。就宿焉。入其肆，見門左一老叟，箕踞計櫃，鬚雪白，蔽胸前，一目似眇，而髮齒盡脫落，涎流頤外，語模糊不可辨，疑老病不任事。傭夥數人，趨走侍客，似亦無大異人者。

遂導榮光入視。僅二室，門東西向。西室兩女子居之，長者纔二十許人，幼者甚稚齒，當不逾年十四五，燕音，度其舉止，似類繩妓湖海賣伎者。東室已居僧一，狀頗矯健。榮光男子與僧俱。

舍既定，傭逐問客飯未。女子言道：「食不斯須，可毋飯。」轉問東室客。僧曰：「肉十斤，麵倍。」榮光半僧食。傭具如二人指。

僧且食且目視榮光，久之曰：「出家人誠自慚善飯，抑客食何多？」

榮光漫應曰：「半和尚耳。」

僧曰：「客頃知危乎？」

榮光瞿然曰：「信黑店乎？然似絕無武勇者。」

曰：「君不見計櫃一老翁？此劇盜。甚非細敵也。」

榮光乃甚自誇詡曰：「雖非細敵何害？予殲盜多矣，顧怯一殘癯老嫗之垂斃叟乎？」

僧笑曰：「客故非常人，然今夕無疆與人事乃佳。」

榮光殊疑勿信，然察僧似佻勇出己上，而言若此，心不能無動。既寢，竟不能成寐。而僧寢寐自如。

夜半。大風，起戶外，戶震撼有聲。僧寤，一躍離牀起，俯戶隙，窺久之，掖榮光起，曰：「客視之。」

視之，他無所睹，惟見庭中光縷縷閃闖，似電剽忽，不可端倪，蓋劍光也。然後知適所聞者，乃有人急運劍，疾舞成風。心則大驚。僧推倒室後垣出走，榮光亟隨僧出，而垣外復圍石墉，旁山甚高。僧履險騎危，疾躍踰墉出矣。榮光隨躍起，離墉巔纔尺有咫，墜下。再躍不能上，危急間，忽頃所見西室稚齒女，奔走自後至，疾飛一足，蹴其臀，乃得乘勢騰空起越出。

僧在墉外待已久，咎曰：「客頃何驚！」

榮光勿復敢出聲。挾僧走數里。僧揉登道旁大樹，榮光隨上，忽白光閃逐，似金蛇自後追至。榮光股慄，幾墜地，乃亟閉目抱樹柯伏勿敢動。

僧探懷出一鐵鉢，遙逆光來所擲擊，光條定。而盜叟首已持少女手中，倒挽其鬚矣。

僧乃擊榮光下見女，則西室二十許長女也。

於是僧勸榮光歸甚力，曰：「客不量敵強弱，徒自大。勿歸，必喪其軀。」

遂歸江南不復出。後嘗語人曰：「唐有劍仙，如聶隱娘、空空兒之類，聞其殺人，祇白光一縷繞頸，而首已斷。予頃者睹盜叟逐女子，其疾如風，兩人用劍精能，幾見光而不見人，以身為劍光所護掩也。疑古之所謂劍仙者，類不過運劍精捷，故劍光護掩其身，不為人所瞥見，非真別有異術也。」

〔錢基博曰〕榮光論劍仙之說似信。惟博年十二三，即聞諸老先輩道榮光事甚詳，心志之勿忘。及王子從戎北府，里人同僚最昵者，惟竇君孟幹，軍書多暇，輒以榮光事詢之，而孟幹諉不知也。然博嘗僱得一僕曰呂貴者，山東泰安人也，頗精技擊，云得之其舅諸城孫子山傳。子山，蓋無錫竇榮光弟子也。意者非邑城鳳光橋竇歟。

鄒姓

距無錫縣五十里而南，有鄉曰新安。鄒姓者，佚其名字，鄉之人也。鄉故濱運河而居，當日河運未廢，歲漕東南粟給京師，舳舻什佰銜接，無不出其地者，謂之南漕。漕卒夙多魁碩估氣力者，橫甚。

一日，有一卒挾婦人登岸游於市。市少年諧呼曰：「好嬌嬌！」

群譟而和之。

卒慚怒，搏擒少年歸，縛舟柱，褫其衣，裸身而澆以冷水，罵曰：「若欲好澆澆乎，吾茲償汝志矣！」

土語嬌澆二字音似也。故云。

少年驟徹骨寒噤，號救不成聲。眾隨環岸觀者數百輩，群為不平，譁罵聲若殷雷，然無敢攬救者。卒亦應罵，益以水沃少年頂，淋漓下濡至踵。眾相顧無誰何。

鄒姓適以事過之，排眾入，睹狀，心則大怒。一躍登其舟，揮右肱僕卒墮水，而左掌力擊少年縛柱繩。繩斷，挾少年反躍上岸。

傍卒洶洶，取械逐鄒奪少年。鄒亟以付眾，揮手使速退，曰：「去去，毋涵我，植立候！」

一卒驟進持械柱其胸。鄒徒手無以禦，佯為傾跌仆地者，誘之益進，突起一足蹴之顛，乃得奪其械與持。久之，雖眾械環進如風雨，鄒常有以格之，無能損一毫毛者。

然鄒用力久，少惰，而卒進者方益眾，勢不支矣。

有游僧荷擔自遠方至，覘門，目睹卒怙眾暴寡，心不勝憤，乃捨擔揮杖大呼入搏，與鄒並力，亟以背就鄒。鄒亦以背應之，兩人背相合。乃各持械當一面擊敵，敗走之。鄒方欲驅敵，忽覺背無所附，回視僧不見。急捨敵覓僧，已荷擔走不知何往矣。

自是鄒以技擊有聞於世。然世之隆技擊者，每好角技相凌出人上。聞鄒能，慕之，輒有以嘗焉。

一日，夜二鼓，寢方酣。忽室門戛戛有聲，如有盜。起闔門出視，懼盜伺門外伏暗中襲擊之，左手披門，橫右肱作勢外格。門去，門驟闔，舉肱一揮，忽大聲崩騰發庭中，地震響如山坼裂然者。蓋其先盜移石櫃三柱其門，門重，門不任欲折，故戛戛作聲，及門闔，鄒橫格以肱，石櫃反擲數尺外，仆庭，故震響也。

既睹庭中一盜踞躍屋脊，鄒騰身隨上。盜再躍，已去已十丈許矣。鄒視盜趨捷甚，勿敢逐也。返視，偃地徑數寸石櫃三，斷為

六矣。初不自意其腕力乃健絕若是，顧不以自喜，彌恂恂畏人勿敢校，知天下健者匪一也。

市有大盜，白晝隻身劫質肆，負重金遁，肆中武士數十操戈揚聲逐之，無敢迫擊盜。主計者素稔鄒勇，亟飛使走告，請問道遮出盜前邀之。鄒如言遮出盜前，側身斜伸一足俟道旁，意態蕭閒，若無意於止盜者。盜飛逃間，忽見一人道旁側立有勢，知匪善敵，立垂右手下抵地，疾轉其掌，嚮鄒揚之。有風著體若颺，鄒不覺噤顫，自知不敵，亟斂手縱使逸去。

里人周君同余言之。

〔錢基博曰〕余聞之周君曰：「鄒有子曰拱之，邑秀才也，今猶在。嘗語人曰：『吾父其有以詔我矣。曰：技擊，搏技也，能是不足以自衛，徒賈禍；其技彌能，見嫉於人彌眾，人必爭與我角。角之不喪軀，必人為我戕，是兩人者，必喪其一，匪仁術也。』」

其言類有道者，故誌之。

甘鳳池

當愛新覺羅之世，在康熙間，天下言武者，無不知有甘鳳池矣。鳳池，江寧縣人（縣號天下名城大藩，明太祖嘗都其地，愛新覺羅削制方夏，選八旗驍銳，居明故皇城鎮之，號曰駐防），其人有欲試其技者，令袒臂橫肱小門口石道中，驅牛車數十輪，絕肱上過，無纖痕，不論創也。觀者駭服。飲之酒醉，與人較藝，倒植長頸酒甕於地，一足立，用兩指持一竹竿，令眾數十曳之，屹然不動，忽驟鬆其手，曳者咸倒地。

偶出行，見兩牛鬥田畔，角交不解，牧人欲制之而無術。鳳池徐以手壓牛背，兩牛皆陷入地數尺，輾轉不得動，怒目視。徐提出之，若雞雛然。其勇力絕人有如此。

鳳池體不逾中人，然手能破堅，握鉛錫如搏沙，輒化為水。宜其手所抵擊。無不立碎者。

一日，觀劇十廟，兀立劇臺前，人莫敢近。突有跛丐來前，相擁擠。叱之，勿聽，反與爭。鳳池怒，握拳奮擊，若中敗絮，了無所楚。

笑曰：「少年盛氣哉。」除步去。

鳳池乃大愕。久之，欲追叩姓名，而丐已不見，究不知何許人也。

鳳池以此頗斂抑。壯歲游京師，以技謁某王。

王曰：「客何能？」

曰：「臣能輕若蜻蜓，重逾泰山。」

王奇其言。曰：「若何而可？」

鳳池曰：「請試之。」

睹庭前海棠花數叢，風中搖曳。鳳池一躍登其枝，約體揮短劍舞，周旋進退，亭亭如蜂蝶掠枝上，花葉勿稍損。

王驚笑曰：「異哉！此真蜻蜓矣。」

鳳池聞王贊歎，遽收劍跪一足王前謝。起視足所抵處，陷下者尺矣。

王乃信其言非誇也，曰：「鳳池渺小丈夫，乃一重至此乎？是誠不可測也！」

濟南張大義者，亦力士也。身長八尺餘，膊碩絕倫，足趾盡裹以鐵。慕鳳池名，遠道走數百里來見王，願得與鳳池角。鳳池辭，王固命之。鳳池不得已起，大義以為怯，直前奮一足蹴鳳池，蠱躍蛟騰，若風雨之驟至。鳳池卻立倚牆，俟其足來，承以手。大義暴呼，痛仆不能起，血流滿鞞。解視，趾盡嵌入所裹鐵中，斷矣。

即墨馬玉麟，長驅大腹，雖良馬騎數十里必易。及以帛約身，則頓小，緣牆升木，捷於飛猿，客揚州巨賈某家。鳳池後至，居其上。玉麟心不平，與角，無勝負。

鳳池退，曰：「此非張大義比。我所能者，玉麟盡能之矣。」思久之，曰：「吾得間矣。然不欲眾辱之，當令會意可耳。」

明日又角，數蹈玉麟瑕。玉麟怒，不講罷，進逼鳳池益急。鳳池乃駢指格玉麟，玉麟不覺僵仆，起，慚而退。

鳳池曰：「我力非能勝玉麟，而卒勝之者，善借其力以制之耳。」

鳳池聲名日高，相嫉者眾甚。

泰山有孫迪侯者，生平治武技絕精，欲得一挫鳳池，以為名高舊矣。南下訪之，抵江寧，游於市。睹一僧冠皮盧冠，鐵製甚巨，每至一肆，輒倒脫擲計櫃索錢，砰然有聲，曰：「有能推墮地者，僧家冠而去耳，勿乞一錢也。」

主計者無如何，輒盈其欲而去。迪侯心甚異之，私計曰：「甘鳳池居於是邦，其人勇無與儔，天下莫不知。今僧乃橫絕無所忌，此必有以激鳳池也。」

益怪鳳池何寂無所聞睹若是，意亦內懼之矣。乃覘鳳池飲茶肆，直入踞其側座，佯為不知鳳池在者，大言曰：「甘鳳池自有名字，今乃知徒虛語耳。」

鳳池聞其言，目之起，叩姓名，知為泰山孫迪侯也。大驚曰：「君乃泰山孫迪侯乎！吾欽遲君已久。」自通姓字，稍問，又曰：「吾誠慚無所能，然君無一面，何遽知篤也？」

迪侯曰：「市有異僧，為諸賈人害。若居此，勿能與懲焉，吾知子之怯也。」

鳳池起曰：「此非言事地。」

邀過家，坐定，語之曰：「吾匪不知僧恣桀，然吾頃新與人角，疾舞拳走數十里，其勝負壹依勇力衰竭之先後為衡，雖倖免於債，誠自知內創，徐俟吾回復以制之耳。」

迪侯曰：「僧置勿論，子姑運氣布身，吾視之。」

鳳池袒衣盛鼓其氣，駢足立，不少噓氣。迪侯以兩指自下上周身叩之，錚鏦作金鐵聲，至喉間，則析柝如擊敗木響矣。

迪侯曰：「可矣，於纔一間未達，誠大難。吾布氣與若叩之。」

鳳池亦以兩指叩，下起脛而上及頂，反匝其背，下抵至踵，已遍。無不聲錚錚然若鳴金鐵者。

鳳池謝曰：「吾伏矣，願以兄禮事君。」

迪侯曰：「子既善吾，吾助若搏僧。然兩人搏一，不武，必為人笑。惟弟子侍師搏，禮所許。吾偽為若弟子者其可。」

乃偕赴市視僧。適索於某肆，反其冠置櫃。鳳池反張其指彈墮地。

僧笑曰：「若能是，必甘鳳池也，願與子戲。」

走廣場搏。久之，無所決。僧驟出鳳池不虞，脫鐵冠擲空中蓋鳳池頂下，意鳳池必揮拳上格，則乘虛揉進下探其腎，法必殫。不意迪侯突自旁上躍，伸一臂植拇指頂冠，呼曰：「弟子在此，師無虞！」

冠下，戴其指上。僧大驚，不覺手失，鳳池狙擊中其胸，洞矣。

姑蘇西園僧市茗，自枯多力，誠游者無得索飲，纔可任其自傾。有不如誠者，僧怒，輒把重五百斤許鐵壺一，自爐取下，腹可容水五斗，煮正沸，持嚮索飲者，曰：「若欲飲乎？速以盞承，必連啜不得休！」輟之，注腹中，腸腑沸潰，雖壯夫，無不創廢者。

眾心憤，欲驅之，而力不敵。乃邀鳳池過西園遊，至則群譟呼茗，故撩僧怒。果把壺憤然來前。鳳池亟持盞承飲，連傾數十盞

無創容。僧大駭走，倉卒釋壺，壺傾向鳳池。鳳池駢兩指夾壺口曲柄，得勿傾。緩行從容置爐上，瞥見爐側茗盞數百疊自地，高可隱人，而植立不傾。心知僧所為，仍恣遊若無所事。興盡，欲歸，道經爐側，緊以繩貫錢佰，遙擲僧所疊茗盞中，呼曰：「償和尚茗賞！」

僧伺鳳池去，出視，則繩貫錢百中茗盞矗立，而盞自上下抵地齊脫其底矣。心益駭，亟遁走無蹤。而鳳池之技精可知也。

鳳池工為導引之術，或立臥，軒息如雷，十數人推挽，莫能移尺寸。而性特和易，雖婦孺皆與狎，見者不知為貴育也。

年八十餘卒，葬鳳臺門，表曰：勇士甘鳳池之墓。

〔錢基博曰〕往者上元黃之紀撰《甘鳳池小傳》，謂同里譚氏家富甚，纔有一子，病瘵，不治矣。鳳池則為之闢靜室，窒其牖戶，夜與合背跏趺坐，都四十九日，病痊。此則善治其氣之效耳。觀其生平為人，頗能量敵慮勝，飭已自脩，深有合於古人孟施捨養勇之旨，技也而進於道矣。顧世之傳說其事者，莫不言人人殊，余故撰次其可信者於右。

黃之紀撰傳，見《金陵文鈔》，頗蕪陋無矩度，所記兩事，即張大義、馬玉麟事也。之紀，字允脩，號星岩，上元諸生。編者記。

閩僧

當明中葉，無錫有馮夔者，廷伯其字，別號曰龍泉，以廣東僉事致政家居。風流文采，照耀一世，田園宮室子女玉帛，為三吳搢紳之冠。每晨廷伯起幃，眾女作樂，笙簫雜奏，聲隱隱聞外。賓客滿四座矣，上座多海內詩人墨客，下盡雞鳴狗盜輩也。

一日，有僧來請謁，廷伯延之入。年過六十，頽然一老僧，鬚眉皓白，聆其語，作閩音，知為閩中人。詢所能。曰：「出家人來乞佈施耳，何諳能也？能則力足自給，不假托鉢公門矣。」

又問：「何需？」

曰：「請飲。」

乃命擔一巨甌至，中容酒可一石。僧又請得兩空罍，跣足脫草屨納其中，然後蹲踞作勢立，俯首張兩臂抱甌以口就飲，如蛟龍垂首下飲江河中，喉間汨汨有聲。不移晷，罄矣。察其容，了無酖色。方從容拔足起所納空罍中，以手拂拭之，水汁沾濡淋漓，而酒氣氤氳繞足指間，視之，酒盈罍矣。

廷伯則大驚，問：「何以至此？」

曰：「無他，老僧善治氣耳。」

乃知其酒雖注腹中，而能運氣下達，驅酒湧足心出也。於是禮僧為上客。然僧既一獻其能，後遂絕口置不道。居久之，亦無他異能也。

有少年客後來，居僧下。自以工拳勇，矜負其技絕高，心不平僧出己上，凌若無物，僧亦不與較。

一日，方會食，少年踴躍操棍舞幾筵間以自詡其技，進退便捷，而僧暗微笑，若甚不足於意者。少年怒，盛氣直前，詰曰：「師其不足予技乎？」

僧曰：「然。汝氣矜隆已甚，不亟治，終不足與語乎技矣。」

少年辯曰：「吾與子言技，不與和尚參禪法，何氣治不治之有？」

僧乃進曉之曰：「若雖欲侈言技乎，然汝棍圓而不方，滑渥而無有觚稜，亦未足以語於技也。」

少年則疾叱之曰：「棍豈有不圓而觚稜者？若何而方？若何而有觚稜？子其有以味我來！毋徒空言為！」

且語且舞棍前，向僧下，逕劈其首。僧方持箸食，驟出不意，亟豎一箸迎之。棍忽黏箸，若被吸者然。箸左，則棍隨之左，欲右不得右；箸右，棍亦隨之右，欲左不得左。少年雖肆力格之，而膠不得開。久之，箸忽上指，棍乃騰聳入空中，少年徒手辟易數十步。

僧遙謂曰：「來，吾與汝。是之謂方，是之謂有觚稜。汝用圓而不能觚，此棍之所以脫手而上騰也。」

少年慚謝，願受教。

僧與之曰：「汝習慣用圓已久，苟微數十年拋荒故技，盡忘汝素所挾持者不為，不足以進於斯矣。夫棍體圓而用之於方，面渥而出之以觚，非易易也。吾二十年養氣，運臂力者又十年，三十年而僅有此。雖一技之精，亦豈可以虛僞之心倖致之哉？」

〔錢基博曰〕此事無所見於書傳，獨予髫年塾師為予時言之。後讀吳縣汪大紳著汪子文錄，觀其載莆田僧角少年棍法事，不意乃與此僧絕類。然不言其能飲，並不言僧為何時人，即敘少年角棍，微亦與所聞者有間。此特出於傳聞者詳略之或有異。夫莆田故閩地，其為一人無疑也。

而余則獨有喟焉者。粵稽有明中葉以後，吾邑搢紳士大夫，居鄉常盛氣，豢養異人劍客，輒無慮數十輩，椎埋屠狗之俠，輻走集其門，如馮龍泉顧惠嚴（可學）鄒東湖（望）之倫，皆其比也。及明之亡，閩閩世家，率謀糾家客僮奴，起義匡故國者。於是清廷患之，乃為嚴約搢紳士大夫，禁居鄉不得干與地方事以衰其氣。久之，勢浸積輕，不為鄉里豪俠所依歸。而守土官承望風旨，操之如束溼薪。乃益循謹畏法，相戒勿觸禁網矣。此實世運消長之樞，不僅關於一邑一鄉之隆衰已也。故附論及之。

某公子

德清俞丹石言：江南某公子，年弱冠，侍父宦粵中。既娶婦，奉父命催歸省墓。豐贖巨裝，行道屬目。盜七人相尾，視公於陸亦陸，水亦水，顧戒備異甚，僱有勇力士相衛，雖隨數千里，勿得發。

及公子里，伺勇力士護行者得酬貲去，乃夜劫其家。踰牆緣屋，窺公子寢室，據簷下視。室中無一婢侍，而晝燭通明，夫婦隅坐喁喁情話，互三鼓，猶勿休。盜心不耐，鎗銀築刀環作響驚之，意必震擾呼僕婢。而燭頓滅，寂無聞聲。盜駭，莫測所為，不敢下。欲去，自以遠道間關，無所得貲。歸徒手，心又不甘，亟屏息伺。

久之，室中燭忽復明。扉關，夫婦盈盈相偕便裝乘燭持劍自內出。公子左手持燭而右把劍，其婦反之，右執燭而左把劍，綽約偶公子立。

公子向屋呼曰：「屋上人何為？速下語我！」

盜益驚駭，疑公子夫婦必擅武技，然已無如何，不得已。偕下，持械環公子夫婦曰：「吾曹兄弟七人，迢迢侍公於千里至此，獨能無所餉遺乎？」

公子曰：「易耳。」

立出兩千金予之，人三百。盜喜，不敢肆求，分攜金欲行。

公子止曰：「遲之。汝曹雖桓桓，然軀重逾兕虎，來時踐屋瓦有聲，故吾早知之。今腰纏重金，當益蹂踐吾屋瓦盡矣。去，可闢大門出，吾予汝燭。」

盜身已負重，心實懼履危，又自恃其眾。如公子言，抵廳事，伏起。猝滅其燭。盜暗中自相格鬥，致重創。悉擒而繫之。究不知公子藝何如也。

〔錢基博曰〕人或疑公子藝實無所能，徒以儻盜。然予觀公子從容繫盜，若無所事事，何其暇也。此正如李廣之將兵，不為行陣部伍，必非無所挾持而然矣。

秦大秦二

無錫秦大秦二，兄弟也，生負絕力，能以指彈碎羊豕骨。早孤無父，其母課之。懼二子讀書紛慮，外鍵書室，使讀書其中，禁不得出，自治針芥室外監之。自以為束二子嚴，雖頑無由為非矣。而不意二子闢旁戶，能踰躍窗垣逸出，擊人於市。事畢，輒從徑路斜馳歸，仍踰垣入，據案朗誦。

兄弟常迭為居行。弟行，兄居讀室中；兄行，弟亦如之。其母處室外聽，似二子未嘗輟讀。有人走訴其子，輒不信。

其人固言之曰：「母二子果盡在室中乎？」

母不得已起視室鍵，下鑰如故。而室中書聲，方瑯瑯相響答。啟關入室，察二子容止言談甚和，不似頃間與人相毆者。問所讀書，背誦無遺字。反疑訴者為證言，詰之曰：「若視吾子似適間輟讀鬥毆人者乎？」

訴者亦疑莫明也。

後母稍知之，製鐵鍊加二子身，各鎖其一足於書案。數之曰：「吾知汝二人頑健有力，雖鍊烏足以繫汝。然吾不任受人以縱容兒子相詞責也，汝二人猶知有母者，當俯首繫，勿動矣。」

二子雖力足破鎖，然性孝，畏母甚，竟受教，勿敢違也。

久之，母又憐之。

一日，母自以生日，縱使出門外小立。曰：「勿遠行，勿滋事。違予教，終繫汝，勿釋使出矣。」

二子唯而出已。睹一僧柝柝擊魚乞佈施，方跣跣門外。門故臨河，兄心嫌僧柝柝不已，斜伸一足略撥之，僧直跌出數十尺許，越河仆於地。良久，乃起，繫數繞河過抵其門。注視秦大少時，合掌謝曰：「僧知教矣，期三年，必來問公子起居。」

秦大了不措意，惟心畏母知，揚長攜弟入侍母。母寂不知也。

母好佞佛。歲餘，攜二子謁臨安諸佛寺，便道抵靈隱。主僧出見，乃當年被跌僧也。睹秦大來，大喜曰：「公子何幸辱荒寺？」

大知僧意不善，亟屏人詢曰：「汝欲何為？」

僧曰：「念公子一足之惠，久不報，非禮。頃老僧不自揣技薄，須公子教耳。」

大曰：「予侍母來祈佛。母膽弱，幸毋相驚。俟予奉母登舟，當還即汝。」

僧激之曰：「公子好男子，應勿虛言相誑。」

諾之已，侍母登舟。將解維，佯驚語弟曰：「某物遺寺中矣，當還取之。」

囑榜人停橈相待，乃重返入寺。見僧中坐，徒數十人持械環侍。懼曰：「和尚欲眾斃予一人乎？」

僧曰：「此予弟子。雖助予，不為天下人笑。」

大請曰：「予不意和尚恃眾暴寡。頃已一人至此，必欲一計汝眾數，知予當死汝曹幾何人之手？雖死，庶天下後世人傳說予者，謂秦某不為驚夫，幾何人廉得死之也。予死亦瞑目矣。」

僧許之。

大伸右手一食指，指其眾數曰一二三，以次至四十八，還指僧曰：「連汝四十九和尚。」

語畢，返身疾走出寺。諸僧都瞪目視，勿能出聲動，竟視大從容去也。

大，名大用，西來其字，亦十八武師之一也。

二，勇力亞於其兄。

時比之季布兄弟。

〔錢基博曰〕秦大，宦家子，特以遊俠善博擊人著稱於世。嘗擊獷騎、擊悍卒、擊運艘軍、擊大吏虎役，眾雖數十百人，大徒手往，無不顛踣。里中惡少，欺虐善良，聞大至，皆斂匿。善騎射，左右馳騁，發必洞的。按其貌，恂恂儒雅也，亦能詩。頃有傳者，茲不著。

莫懋

明有莫懋，字文懋，一號雲樓，無錫人也。儀表瑰偉，生而猿臂，勇力絕人。里少年數十戲持矛呼譟圍之，一躍而出，倏若飛隼。如是者三，終勿能圍也。

嘗有闖人載舟過錫，驕橫異甚，索重賄，繫驛丞舟柱，笞以鞭。懋見之，勃然怒，一躍登其舟，提闖擲之水。復躍而上，僕從不能近。闖為奪氣，莫之何也。

及壯，折節讀書，工書及畫，善擊窠大字，畫法郭熙、高克恭。既成，倣張旭狂草，題詩其上，遇知己，即贈之。非其人，雖重賄不能得片紙。

晚作一松石圖，中為長松千尺，一巨石，虎臥松下。筆勢怪偉，最自賞愛，雖所親暱，勿與。令王仲儀貌已像其上，跌坐於石，上蔭古松。蓋隱以松石自喻其堅貞也。

子息，中孝宗宏治十二年進士，與餘姚王文成守仁遊。文成因為題讚於圖焉。

〔錢基博曰〕闖宦之禍，至有明而極。吾讀張溥《五人墓碑記》，未嘗不為之掩卷三歎也。夫闖不過刑餘之小人耳，當其口銜天憲，使於四方，遂不憚囂然自大，雖有強項者，莫之敢撓。何也？以投鼠則器有所忌也。而懋發憤一擊，其激昂大義，亦豈出五人者下哉！而世之人，靡乃以畫士稱之，匪所志矣。

南楊北朱

明亡，天下有十八武師者，什九勝國遺老也。無錫居四人焉，南楊北朱，其尤著者也。人亦或優言曰「南羊北豬」云。

朱少圃者，以字行，居於寺頭之西村。寺頭，無錫北鄉也。故有北朱之名。其行事不少概見，惟傳其師事四明盧紹岐。紹岐稱之曰：「少圃為人甚樸謹，當不以炫技自禍。」可知者廬此而已。

楊維寧，亦紹岐弟子也，字紫淵。晤明社既屋，知世事不可為，築室湖濱之管社山。山在無錫之西南，故人字之曰南楊。維寧卜居其地，規湖為池，築隄植楳，養魚種芙蓉凌芡不絕；翦木燔石，搜剔巖壑，置置層樓別館高亭曲樹於湖光山色中，耗費錢數佰萬。即世所稱「楊園」者是也。

維寧率妻子偕隱，讀書吟詩，布袍革履，與漁樵為伍。客至，非意所欲見，輒拒勿納。意所可，則延款之。性剛直，膂力絕人，而杜口不言武事。輒喜揮毫作韻語，出言蘊藉，了不似人間武師也。

一日，鄰里質店忽接盜書索鉅贖，拒且無倖，尾署名，則「大刀子」者也。大刀子者，湖濱盜魁也，以善用大刀，故名。卻所

索，必無獲免，亦莫敢不應者。

主計者得書，窘甚，乞哀於維寧。

維寧謂之曰：「大刀子技勇冠群盜，且徒又眾，來者必非寡。予一人恐不獲勝，能得朱少圃與俱者，乃可取之。」

急足延少圃，而自隨主計者入居質店。為覆大刀子書，許獻贖如數，約日來取。

大刀子先期乘馬率眾攜械蜂擁至取贖，勢洶洶。而少圃道遠未及來，維寧心亦恟懼。不得已，持刀隻身出應之，呼曰：「若誠勇者，速約若眾勿得前。若單騎與吾鬥，若用刀吾亦用刀，勝者取贖。須一人，助者非丈夫也。」

大刀子許之，揮眾獨前，與維寧戰，運刀若飛，維寧百計伺其懈，不得間。久之，無勝負。戰益酣，維寧倏飛身上屋，陡再瞥下如鷲，下刃擬其頂，大叫曰：「好大刀子！」

大刀子驟覓維寧不得，忽聞大聲發於頂上，心驚不覺刀稍遲。維寧疾下刀劈之，中其顛，墮馬死矣。

盜眾駭散，莫敢撻維寧刀者。然維寧刀法匪所長，尤善使雙鞭。疾舞，則水潑不入。而鬥盜特以刀者，徒以大刀子善用刀故也。

大刀子已死，而少圃卒不至。

〔錢基博曰〕予讀餘姚黃太冲先生南雷文定，中有《王徵南傳》，謂少林以拳勇名天下，然至於搏人，人亦得以乘之。有所謂內家者，以靜制動，犯者應手即仆。故則少林為外家，蓋起於宋之張三峰。三峰為武當丹士，徽宗召之，道梗不得進。夜夢元帝授之拳法，厥明以單丁殺賊百餘。三峰之術，百年以後，流傳於陝西，王宗為最著。溫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，以此教其鄉人，由是流傳於溫州，嘉靖間張松溪為最著。松溪之徒三四人，而四明葉繼美近泉為之魁，由是流傳於四明。四明得近泉之傳者，為吳崑山、周雲泉、單思南、陳貞石、孫繼槎，皆各有授受。雲泉傳盧紹岐，今世所傳南楊北朱者，皆紹岐弟子，則兩人者，亦內家也。抑予聞楊維寧兩鞭，頃猶藏管社山神廟中，鐵製絕巨，不下五六十斤。去歲有人往訪之，惜亡其一矣。予謂異日儻得移陳殘鞭於地方博物院中，可以厲邑人士之武風焉。予又聞管社山麓有藏兵洞者，相傳為維寧當日謀匡明社，潛藏軍器處云。

〔錢基博又曰〕予聞之宗人子才徵君，謂山陰吳興祚知無錫縣，時有以維寧謀叛告者，言其人勇難當。興祚心懼不敢動，密使人覘，維寧踞案吟哦，披讀新科制舉文字，瑯瑯正在得意時也。興祚笑曰：「此村秀才耳，胡為者？」遂免於禍。

范龍友

無錫范龍友，亦十八武師之一也，諸生。生有神力，平居力無所用，則樹一石礎庭中，時時駢中食兩指，向作擊刺狀，洞孔其上，不啻洞爛泥。久之，孔纍纍積數百，望如蜂巢。

居邊口，以其術教授弟子。然精微所在，深自秘惜。有弟子王某欲盡其技，乃伺龍友飯，驟持長矛刺之。龍友手飯甌底，當矛鋒，鏗然有聲，而甌完不碎。疾進步跳入某懷，以二簪貫其鼻孔，仆之地。其精捷多此類也。

後清有天下，浙督李疑其有異志，移檄名捕。繫獄，斃焉。或謂讞定，龍友戍極邊，不知所終云。

〔錢基博曰〕清初，撫有諸夏，自知外夷僭盜，不為人心所歸往，惴惴懼天下不靖。其誅鋤武勇，實與摧戮文士等，范龍友特其一焉耳。然文字之獄，至今為詬，而朱家郭解之誅，無人道焉者。則以文人通聲氣，類多標榜相護惜，而武力士椎魯不解此也。及玄暉之世，允禩胤禛，奪嫡相猜，爭羅天下勇士自佐，異人劍客，履錯官廷。胤禛卒賴其力，干有天位，自以得之非正，心甚人知其陰，始也翦鋤非類，繼則猜戮同體，高張網羅，靡所不誅，而天下武力之士殆殲焉。

清江女子

德清俞桐園筮仕三吳，以解餉，道出清江。將舍館，及門，瞥睹一少年，張兩口直視，口涎流頤，左臂側垂，而獨伸右臂，反其掌下向，若有所取攜狀，駢其足，植門外如僵。雖五六壯夫喧譁推挽莫能動。

傍有老人諄呵曰：「汝曹浮薄子鮮事，強調人家女郎，微叩求此姑姑者，此子不得活矣。」

桐園心怪其故，就問焉。

老人應曰：「頃有一行道男子，攜女郎載獨輪輶車，女郎翹纖足車軾，銳小結束若錐。諸人道見之，乃群激少年，謂能一握此絮者纖鈎，當不吝酒食相贖。少年忻諾，意其必宿於此，乃隨請人繞道先立門側。須臾，車止，男子負被裝先下，入門。女郎方欠身欲起，少年猝出手握其足。諸人正注視欲出聲譁笑，不意少年掌甫觸女郎纖趾，而忽睹其體若寒噤，揚手不得下。女郎了若無覺，盈盈下車，而少年兀植如故。諸人心知有異，視之，僵矣。」

語畢，回頭語諸人曰：「此爺大好體面，似官人。儻得官人好言相慰此姑姑，渠或看官人面，貰此子生。」

諸人聞老人言，群乞桐園為緩頰。桐園心欲究其異，許之。

偕諸人入，見一女郎方盥面。群呼曰：「是矣。」乃環向叩首曰：「適有一少年犯姑姑，頃猶僵立不動，諸人今已知罪，乞恕之。」

男子在側，驟睹狀，大驚。詢得故，咎女郎曰：「吾儕異地道此，何事傷人？」

桐園從傍僞言代為請。

女郎哂曰：「輕薄兒直須撲殺。倖官人為好言，當釋之。」

乃翩然出戶外，輕掖少年右臂。少年忽出氣作噓聲，活矣。

後少年視己右掌，見掌心黑點大如黍。則所觸女郎屣履泥痕也。

〔錢基博曰〕我聞在昔，溫縣有喬三秀者，工拳勇，客遊臨潼。日晡，遇一垂髻女郎，青紗蒙面，跨一衛。喬頗倜傥，疾馳馬迎之，將揭其障面。女一足起，喬離鞍仰跌三丈外。以視此女聲色不動，文雅如許，大覺彼姝者子，莽儻不侔矣。

馬永貞

馬永貞，不知何處人，勇無倫，嘗鬻技上海之城隍廟中，大言揭示十二字。曰：「腳踏黃河兩岸，拳打南北兩京。」辭頗鄙率，然其人材武可知矣。人亦無敢與為敵者。

當是時，上海互市匪久，然商貨闐集，而馬路四通，冠蓋如雲，載馳駘駕，頗需馬，故販馬者叢萃於其地，其人大率魁桀有氣力者。

永貞估力自多，向索金。不予，又索馬。群販心知力不敵，許之。則又劫之曰：「汝曹得無留良焉，而驚應我乎？我必自擇之。」

群販不得已，亦許之。

隨以手逐扣馬額，連稱曰未，究不取一馬。而馬著永貞手者，都內創死，不得鬻。

群販心恨，無誰何。陰使其黨朱三者，投永貞學，頗惴惴恐不獲盡傳其技。不意永貞絕愛喜三饒於力，謂為可教，悉授之技。

久之，群販知三力足制永貞，堅邀三必同往戕之。

三自以受永貞教，且相待厚，意不忍。乃微語永貞曰：「某日，群販者期師某所，幸毋往，恐不利於師。」

永貞曰：「馬某足跡歷海內幾遍，海內魁豪，我涕遺視之，顧怯若輩鼠子者乎！」

不聽，揚長往所期地，則一鄉僻小茶肆也。入，坐甫定，進盃。永貞方欲俯首就盃，群販乘不意猝出石灰裏擲永貞面。裏裂，灰騰迷永貞目不可開。群販乃進刀攢刺，永貞目既失明，知不免，張空拳奮舞，所抵擊無不立斃者。群販左右騰挪避永貞拳，永貞尋足聲所向，飛右足起蹴之，被群刃下砍截其足為數斷，仆地。又躍起，刃齊下，永貞死。

朱三既語永貞不見信，乃佯若隨群販往佐擊永貞者已。見永貞目盲，心不勝憤，反兵擊群販。販怒，詬三賣友，聚刃之。力不勝，亦死。三可謂不負永貞者矣。

永貞既死之三日，有婦人投縣自稱馬永貞妻，擊鼓鳴冤。官出訊之。曰：「某某殺吾夫者也，吾必復之，幸勿以小婦人殺人論抵也。」

語畢，倏竄躍無蹤，迅捷如飛鳥云。

〔錢基博曰〕聞永貞之世，上海有比利時人稱曰黃髯翁者，亦歐西力人也。嘗訪永貞城隍廟，與角力。見廟殿前有鐵爐一，製絕巨，號稱千斤，乃擊繞殿走二匝。而永貞能餘一焉。黃髯翁亦為悚然，信大力矣哉。

埃山農夫

埃山在無錫縣東三十里，俗名吼山。其麓有農夫焉，姓錢氏，佚其名，渾名爛橙子，不知何所取義也。

嘗有僱舁水於田者，爛橙子應之。其人囑曰：「必以五人。」爛橙子諾，盡領五人僱值。

明日，一人至。其人詢曰：「餘人來未？」

應曰：「行至矣，速具食食我。」

其人即出粥食之，器具五人食。爛橙子乃從容徐啖。及半，其人久不見餘人來，而食已過半，又詢之。

爛橙子且食且答曰：「須臾至矣。」盡食所具五人者食，而餘四人無一至者。其人驚疑，又詢之。

爛橙子拍胸應曰：「予一人可勝五人，若求水盈汝田足矣。」

起，攜鐵撐二，植舁水處，力按入地者逾尺，中隔丈許，置水車。又取巨毛竹，架鐵撐上，手攀而足踏水車舂之。

其鄰車舁水者，上有七人，心欺爛橙子一人，猛力齊舂。而爛橙子一人所舂水滾滾常溢於鄰車者倍，莫能難也。

爛橙子耕田數十畝而抗不納賦，官飭吏繫追，舟下鄉，輒被毆辱。且詬曰：「吾力耕自食，何與汝輩事？」

吏無如何，知不可力縛，乃好言慰之曰：「官徵比甚嚴，儻迫不獲，必答吾輩臀。若好男子何所畏，肯一面官自言乎？」

爛橙子曰：「可。泊舟石埭橋待予，俟取被裝來隨汝去。」

石埭橋者，埃山南五里許之一橋也。歸家取場圃石礮礮，袱裹若被裝狀，重數百斤，肩負立橋上。伺吏船過，下擲船首曰：「且將被裝去，予行即至矣。」

船首轟然震裂，舟幾覆。吏知其下船，必無善狀。捨之去，白官。飭丁壯十數人，下鄉協捕。

爛橙子即挺身登船，中途謂諸人曰：「若等肯容某中艙一臥乎？」

諸人許之。起，偃偻下艙橫臥。足纔抵船舷，船已底裂。水入，沈於河，死者二人。

官大怒，調營兵捕之。爛橙子遁入太湖，潛水七晝夜不死，惟苦氣促不得舒，折蘆管口銜出水上呼吸。會漁舟過，見水泡沸沸，游漾水面，以為魚也。持漁叉力刺，中其首，遂死。

〔錢基博曰〕此光緒十一年事。吾又聞無錫新安鄉有農者，生與爛橙子同時，其為人偉軀幹。一日，道行，內急，登野廁。廁故傍河，農踣踞昂其臀向河，而手執短煙管銜口徐徐吸，狀甚倨肆。適有船中流過，船載鏢者，居鵠首，閒眺，見而惡之。袖彈弓，注丸，擬農臀。農適揮管向後擲煙燼，驟與丸遇，丸錚然落地。鏢者駭絕，以為非常人也，泊舟投岸拱謝。農從容持褲起，笑謂曰：「君何作劇，微予，必為跽矣。」鏢者隨請詣其家，贈金而去。後過其地，必贈金，且相戒儕輩，毋撻農怒也。其實農非爛橙子者比，特軀幹碩碩，甚偉觀而已。

梁興甫

蘇州梁興甫者，明永樂時力士也。嘗往南京，息聚寶門，見守門軍晝掠人物，心甚不平，因以好言論之。軍慚怒搏興甫，興甫連踏數軍。

軍以達於指揮，下檄逮興甫。興甫昂然，隨檄至指揮署。指揮心懾其勇，置善搏者十人堂上，堂下列勇士百人，然後傳呼興甫入。

興甫見指揮長揖不拜，抗辯，辭頗慷慨。指揮心異之，指其眾曰：「聞若技能，儻能擊散堂上下眾者，任若何往耳。」

興甫即結束下堂，拳所向處颯颯有風，眾皆斂手避。逕出其門，無敢止者。

嘗客中山王府，夜侍王讌，請曰：「今夕獻薄技為王侑酒，可乎？」

王曰：「若何而可？」

興甫呼僕攜一鐵箍舊桶置地，去座五六尺，隨取竹蔑座上。編圈大小略似桶，隨手擲之，倏將桶腰箍密，而舊鐵箍落矣。再作一圈，復如前擲之，恰合桶底，而桶底舊鐵箍又落矣。王大驚歎。以為神技。

然興甫藝力絕人，而細弱纔如嬰兒。

挾技游北京，見有一勇士與陳蠻子者戲，相搏甚酣，兩人者素號多力。興甫旁觀竊笑。

兩人搏已，勇士猝提興甫手中左右擺欲擲，詢曰：「汝欲東耶西耶？」

興甫曰：「第隨所之。」

語音未絕，興甫已立於地，而勇士跽矣。

陳蠻子怒，逕前捉興甫兩手，按於牆，牆為之動。興甫突起右肩，肩蠻子胸，蠻子不覺亦跽，良久而起。與勇士皆再拜，願為弟子。

以是名聲益高。

時廣西有僧名勒菩薩者，生平拳術無與敵，慕興甫名，游食至吳，訪興甫，搏於北寺。寺有施食臺，高尋丈，闊倍之。二人登臺對搏。久之，興甫一拳中僧右目，睛突出於面，僧以手抉去之，自分必死。益奮力角，足蹴興甫墮臺，傷其胸。興甫歸，內傷二日死，僧亦三日死。

〔錢基博曰〕興甫性頗任俠。有惡少日聚人賭，必盡人貲乃已。興甫聞之，攜一筓斗，大可容半石，中置錢數千以往。惡少方博樓上，興甫至，與博，佯敗，後乃大勝。作欠伸曰：「我倦欲歸，不博矣。」惡少憤欲詬侮之。興甫以樓狹不可用武，盡取博勝得錢，實斗中幾滿。以兩指撮斗唇，直其臂，徐步下樓，從容若空斗然。惡少大駭，不敢肆侮，詢之人，知其為興甫也。此予聞之姑蘇一布商柳姓者，固不僅技勇可嗟異也已。

石勇

石勇，溫州東鄉人。少失怙恃，雙眸炯炯，雖黑夜能遠視數十里。食兼人食，家貧不能得一飽。有戚奇其量，煮斗米十肴啖之，戲詢曰：「飽乎？」勇攢眉良久，應曰：「否，否。」主人大窘，以素食廚已空也。

其舅某，墾工也。毘羅寺僧傭造殿，乃邀勇往作役。役徒叢集，擔者負者，不下數百人。

舅誓於眾曰：「能運磚石一次重百斤者，每百斤得與之錢二十；重倍，與亦倍之；卒役，受傭值仍如例。」

眾皆踴躍。然他人率為力所限，無能多負。而勇獨左右肩承，往往數倍於眾。顧必繞行避寺中菜畦，路迂遠，勇心嫌之，竟破籬率眾橫跨畦過，蹂踐寺植菜蔬，縱橫靡所不履。

菜傭見而譁阻。勇怒，舉肱一揮，仆者數人，餘或辟易。走赴寺告主僧。主僧者，曾為邊帥，亦勇有力人也。出視，見勇東西逐菜傭，眾譟和之，叱曰：「汝曹何敢爾！」

勇瞋目詰曰：「禿方外人，乃與汝爺事耶？」

疾飛擔幹擊僧。僧笑避，伺勇益進，駢兩指扣勇肩。勇痛不禁委木顛。眾相顧失色，委勇竄避。勇伏地乞宥。僧曰：「豎子有幾斤力，便目無人耶？盍起隨老僧來。」

手扶勇臂，痛頓失。隨至寺，僧詢勇：「何便為此？」

曰：「小人力食恆不能果腹，冀多負倍得錢謀一飽餐耳。」

僧曰：「汝善啖乎？寺廚雖寡藏，當足汝啗，何不早告我而損我蔬也？」

語畢，顧左右欲有言。勇亟曰：「儻得蒙賜食，幸甚。奈不慣寺中蔬食何？」

僧見其狀殊可哂，睨之笑曰：「寺中例不許食肉，此戒勉為汝破矣。老僧乃不意汝更饑肉。」

遂命炊飯蒸肉，盛巨盂，佐以雞魚數品，可十人餐。勇狂喜大啖，頃刻已盡，撫腹拱謝。僧命錮一室，三日無與食飲，至期瞰之，則神色自若。僧曰：「孺子可教，誠非碌碌者。」

時清德宗御宇之二十年也。方是時，中日失和，某經略備兵閩浙，禦日需人才。僧故經略僚吏也，作書予勇。辭其舅，賣往見經略，得官把總。引卒千人，隨副將張必勝守海口砲台。

一夕，夜半，諸將吏枕戈臥方酣。忽砲聲轟然。副將遣人視，奔告石把總恆擾擅發砲。副將怒，縛勇，欲斬之。申經略，經略知有異，傳勇詰責。勇曰：「某豈病狂？適因守視時，遠見數里外有敵船向台駛，某恐其乘不備襲我，往復稟報，輾轉誤機事耳。」

副將在傍斥曰：「汝欲誑言，誦大帥耶？」

正駁詰問，俄海諜報至，言敵船二，駛口外，為砲台擊沈其一，其一創而走。經略知勇言信，喜，釋其縛。謂副將曰：「汝徒高官，乃鹵莽不明功罪若此，是汝才不足以蒞勇也。今奪汝官與勇，而以勇官畀汝者，汝心甘乎？」

副將慚伏不敢言。

〔錢基博曰〕此會稽陶臬司可南嘗為予言者。頃讀呂子張選手繕《瘦石偶記》亦載之，謂其遭際遇合，殆與蒲聊齋所誌《大力將軍》相伯仲也。不亦然哉。後勇仕至福建水陸師提督，其名位差亦比肩云。

僧念亮

念亮者，無錫嵩山寺僧也。太平天國黃和錦克無錫，遣兵徇塚山。塚山在嵩山西北十里，居民聚眾邀念亮往同禦之。念亮持鐵鞭奮身獨出，適一驍將握大旗馳馬揮眾來迎敵，念亮邁步竄入所乘馬腹下貼臥。馬驚馳躍，倒撞其人下馬。揮鞭疾擊，碎其首而褫其旗，和錦兵奪氣，眾譟而前，大敗之。

〔錢基博曰〕予家老僕華老老為予言。念亮，俗姓楊，四川人。或曰：「其人故大盜也，殆以捕急，避官中人眼目，削髮變貌為僧云。」

王子仁

王子仁，江陰周莊人。儒而貧，授讀同村武舉人家，室廳事側。廳事為武舉人教子弟習武之所，繫繩樑間，懸布囊，中實以斗許砂粒，重數十斤，名曰砂囊，拳擊之以練臂力。而囊懸當路，頗障行。子仁出入必以手推之，始頗覺重不任。久之，慣無所難矣。

一日，解學歸，躑躅行隴上。有樵夫相迎擔薪至，道狹不能避，子仁衣敝舊，猝為薪壞。子仁怒，詬樵。樵不遜，曰：「若衣自不牢，乃欲咎予擔薪乎？」

子仁拉薪擔，必欲責樵償。樵欺子仁儒不武，捨擔奮拳欲歐之。子仁怒，伸手推樵如推囊。樵大吼，倒跌十許步，仆地，僵不起。子仁心怕欲遁，已為耕者所見，執訴官。

官素號明察，蒞視，命伴人驗報。謂樵者左胸當子仁手所著處，肋骨盡折，向內陷，傷心臟，故死，然非有拳勇者不能相創若此。

子仁泣自陳非拳勇者，官則訊子仁何業。曰：「授讀武舉人家。」

曰：「子從武舉人習藝乎？」

曰：「否。」

「然則子若何推樵者？」

子仁具言樵者相毆還推狀。

官則又曰：「推以何手？」

曰：「右手。」

官命起側身用右手作推勢，選壯夫偽為樵者，立其前當之。觸手翻轉如秋葉，有數人疾扶其人，乃得止勿傾跌。子仁亦愕不自解，何以右手力致鉅若是？

官呵命之曰：「易左手！」

左手推則絕無力，其人止勿動如故。

官謂子仁曰：「汝家離此幾何？」

曰：「不遠。」

曰：「吾欲臨汝家稍憩，汝導我。」

抵所居，察之，無戎器，不似武勇者家。又命導視武舉人家，及門，呼先子仁進，官隨之。登廳事，適道砂囊下過。子仁無意起右手推之，囊應手去數丈。官見，命易用左手推。纔微動不及尺。

官曰：「止，得之矣。此若習用右手推囊，日久遂不自知其力滋長；而左手不用，故力弱不任推也。惟樵不慎損人衣，又不遜

欲毆，而若手推之以自衛，情非出於相殺，是若罪有可原，而樵咎由自取也，吾姑寬若勿論抵。」

子仁感激出涕稱青天，叩首無算。

判是獄者，聞為鄞縣陳康祺云。

〔錢基博曰〕吾又聞有村夫子，教村童書，童或輟讀，輒喜駢手中食兩指拍棹以相警。久之，拍處凹成窪，亦不為意。一日，遇道友，戲拍其肩，友劇痛，手痿不能舉。延醫視，蓋肩骨折也，聞者莫解。其亦此類也夫。

嘉定老人

嘉定老人，不知其名，似丁姓。予遇之潯陽客館，與對室居。見其手煙管，口銜吸，倚几坐室門閒眺。視所及，目有光弈弈，如兩竿竹隨日以運。心愕異，走其室，拱謁。皤然一老人，鬚髮雪白矣。老人起延坐，辭色頗謙。

予詰之曰：「翁視炯炯，必有異能。」

翁哂不應亦不謝。

館人故識老人，從旁僂語之曰：「客負絕伎，今又閒無事，肯懷不一試博此爺笑乎？」

老人則掀髯大噱，伸手取几上銅元數十枚，齊緣若貫索，而指撮其兩端曰：「東壁柱有大小木星二，連若葫蘆，視吾擲中之何如？」

語畢，銅元應聲脫手飛而不散落，鏗然中柱上，齊嵌入。整圓若小銅柱，木星深蔽不得見，數之得三十九枚。予大驚伏，曰：「吾故知翁異人也！」

後館人為予言曰：「老人占籍嘉定，業販磁，每歲必買貨於此。嘗授徒數百人，惟一少年為所愛，能得老人傳而不盡，顧頗自喜，戲欲踣其師。老人曰：『暨子乃欲戲老夫。老夫今坐勿動，設能踣者，任若何欲耳。』少年百計不得踣。一日，見老人俛首坐，假寐，口涎垂及尺，以為可踣。乃掩其後，雙手攀老人肩。老人不覺仰，頭觸少年胸，少年遽仰似欲先老人踣者。老人疾反兩手後伸捉少年手，倒提擲已前。兀立，欲動勿得動，流涕被面，口哀老人曰：『師倖恕予，予身麻木欲絕矣。』老人笑曰：『小苦自愈，微老人捉汝勿俾跌者，汝則大苦矣，汝乃不知感乎？』少年雖哀無誰何，久之，乃能行動自遂云。」

〔錢基博曰〕老人又自言：「甲午戰後，有日本人嘗欲師予，以重金為贄。予則告之曰：『汝吾敵也，吾國將士死於遼陽之役者不知幾何，吾今授子以武術，子或盡吾技以授子國人，而反刃於我國，子之計則得矣，而吾何以對國人哉？吾不忍也！』其人固言火器愈烈，使擊無裨於今日之戰鬥。予應之曰：『無裨戰鬥，子又奚學焉？夫子，吾友也，吾儻誑子金，授子技而不盡其術，則是吾不信於朋友也，吾亦不為也。然子必彊、吾勿欲，吾祇有誑子而已，異日倖勿以見誑相督過也。』其人懼然而退。」嗚呼！若老人者，可以風矣！

庖人

無錫林今吾作客江右，傭一庖人，見其袒背治膳，有刀痕一縷，緣脊下劃然溝其背為兩。心疑之，問焉。

庖人面若甚楚，應曰：「予，劇盜也。今勿敢為矣。」

今吾曰：「何故？」

庖人曰：「予不為盜久，可為主人言之。予游某地，見荒野危樓聳雲漢，四無比鄰，然離市不遠。問之市人，知為一老寡婦居，富有貲產，無子，方嫁其女，為治衣飾甚盛。私念嫁女必豐衣飾，此人情，雖不如告者，夥頭沈沈，當可飽橐歸也，且婦女何能為？毅然往。夜登其屋，聞室中作老婦人聲呼曰：『首飾匣藏未？慎防小人舐篋去也。』一女子應曰：『藏某室東壁第幾箱，加鎖矣。』予既竊聽知藏所，心益忻喜，謂探囊可取。良久，伺無聲，匍行趨簷，兩足鉤椽頭，倒掛垂其身，手攀樓窗撥關入，如頃間所聞女子言。啟箱，取匣出，躍窗下。將及地，微覺寒氣一縷，襲背若淋，體噤欲痿。抵地，欲起立，已不能直其躬。不覺背痛若拆，大驚號有命。忽聞女子聲臨窗呼曰：『若何人！』予忍痛應曰：『予某，伴乞娘宥。』女子叱曰：『若狗！若思吾家畏盜者，亦不敢以母女兩人踴躍僻處此矣，若乃不自量盜吾家乎！既知乞宥，姑贖汝。』予曰：『雖蒙娘宥，然予痿不能興，奈何？』女子笑曰：『此創大不宜治，治則加痛矣。惟不治不能興，畏痛者無治，汝自審思。』予哭曰：『吾不任加痛矣。』女子曰：『亦任汝狗痿地耳。』予乃大號怕曰：『吾豈長痿不能興乎？願治！願治！』女子叱曰：『勿聲。誰教汝自作自受者！』忽覺刀劃背如割，予不禁長號如斬豕，歷然興矣。蓋其先，女子袖小矢注射予背，緣脊貫膚入，下注及臀，而鏃藏內不出。故欲出矢，必剖背開，乃致此也。後乃終不敢為盜。」

〔錢基博曰〕此乃林今吾自述於吾友秦君崇實而相告者。予又聞秦君言：「客保定時，數聞鉅家報失盜保定故總督治所。嚴飭府縣緝盜，杳無蹤。一日，有捕人斜倚督較旗桿，與同輩語，忽有水流下漬其衣。嗅之，作尿臭；仰視，見水流滴灑自桿頂方斗，斗中隱約似物動。知有異，誠同輩勿聲。桿高五六丈，莫能上。伏桿下伺。夜中有人瞥下，墜如鳥。群起擊之，縛焉，送治如律。」

白太官

白太官，武進人。美丰儀而有勇力，與甘鳳池同師，家貧，客燕趙。

以事道出井陘，繞山行者十許里。日暝入谷，迷失路，四山忽合，茅店如雞棲，門外墨書壁作「客店」二字，為風日剝蝕，略可識認而已。

門掩。推入。闕無人。室中繩牀不帳，竹几殘蠟半枝，燼影欲滅。風吹窗紙，瑟瑟作聲。

太官連聲呼曰：「有人未？」

寂無應者。心大疑。瞥見門左，覆一巨缸，振振若動搖，一人自缸下掀缸探身視。倏然起，出戶外，逐之則已杳。知非善地，欲去又地僻無可徙。乃枕刀寢。須臾，燭滅，淡月朦朧射紙窗上。

太官假寐欲熟，隱約聞窗響，覺黑影一線穿窗入，譬如飛鳥墮牀前。大驚，辨之。一女子，體態苗條，手雙刀齊下。已不及起抵，疾轉身內向，避其刀。刀下砍入牀，猝不得拔。乃急抽刀起與鬥。技不敵，欲逃。睹窗外似憧憧有影，懼有伏，不敢出。由戶疾上蹤，手承屋樑，奮足踢樑間椽，椽折瓦飛，聳身出。

女隨之，馳逐不捨，疾如駛，崎嶇數十里。曉矣，兩人力不支，俱仆。女暈不醒，而太官起，揮刀欲誅女。逼視，睹女美，未忍，乃擲刀。掬水澆飲女，亦自飲畢，坐女傍守之。女蘇，感其情，遂委身事為婦焉。太官攜以歸。

太官嘗夜行於道，暗中遇一僧徒撞太官肩。太官怒，詬之。僧不讓。鬥。僧敗。詢太官姓名，謂曰：「十年之後，行再見也。」

後太官載舟游西湖，僧蹤至。太官先期知，偽為僕人，服短褐以俟。僧至，佯言主人不在。僧先鬥太官暗中，初未及辨太官面貌，信為然。曰：「我俟之可爾。」

入艙坐。太官乃煮飯飯僧，取櫟木為爨，掌擊之皆斷，不假刀斧。取箸，繩繫之，擲河魚，必洞背腹，取為饌，不假釣竿。僧見，內怯，念其僕勇猛如許，主可知矣。畢飯，謂曰：「汝主不歸，予不能久待，然十年不見，不可無以為記也。」

遂躍窗出，手踞岸上石欄，倒豎足向天，作跳虎勢去。視之，石陷成兩掌痕，深入數分，若刻劃。太官不覺悚然。

太官性刻忌勝己。出門數載歸，將及家，途見一稚兒，年不盈十歲，緊握小拳，猛擊道旁人家石獅，火星爆射者數尺。太官心駭之。曰：「此兒幼小如此，長大不可制矣。」

遂與之角，小兒不勝，創且死，大號曰：「吾父白太官何不歸，兒被人毆死矣！」

太官大驚，然創重無能救，泣負其屍而歸。其婦怒詬曰：「虎豹不食子，若乃過於虎耶！」

後太官卒無子。

〔錢基博曰〕太官所居曰白家橋。予宗人謫星太史，亦白家橋人也。嘗以書告其友周君同愈，言之如此。惟其書言一事絕誕不可信，謂太官夜過一處，見一小兒習拳術。太官傍觀一良久，微議之。小兒直前拳其心，太官負痛騰足起，趨小兒於空中，墜地，折為兩。俯視，石人也。太官亦踏不起死。予疑其出於附會，故不著於篇。

禿者

桐城張已振嘗為予言，游京師時，見一禿者手承雙鐵鎚，大若鉢。自敲其頭，左右環下起落如風雨，每下則隆隆作響，頭不為碎。其顛頂當鎚下處，愈光亮若磨鏡矣。觀者或疑其鎚非鐵，索視質重，莫任舉其一者。

〔錢基博曰〕予見有鬻技者，自按其頭石上，命徒取木棒粗逾臂，連棒之，了似無楚。是亦禿者之流亞矣。

三山和尚

和尚，貴州銅仁人，姓吳，名以幻，無錫明故將軍何以培家將也。勇力絕人，豪俠尚義，避讎襲僧服。棲止無錫之三山，故人字之曰三山和尚。

三山在太湖中，為群盜出沒地。有盜夥劫其衣囊，和尚疾避下山，手擊盜舟上，覆豐草中，隱身匍匐舟下伺之。盜下，猝覓舟不得，心駭，欲捨舟遁，又無他途可通陸，不覺惶遽甚。

和尚兩手掀舟起，奮呼曰：「舟在此！」

盜視舟倒覆草間，負叢立者，赫然一和尚也。大驚，叩首乞哀曰：「師，神人也，後勿敢犯矣。」

乃攜舟從容置湖，若挈室戶然。盜羅拜，謂：「和尚不可擋也。」

明亡，總兵黃蜚屯軍湖中，曾分兵攻無錫南門，與清兵戰。和尚適以事過其地，倉猝無所得兵器，乃入民居得切麵刀及板扉各一。左手持扉作盾，捍刀矢；右手舞刀，大呼突陣助蜚兵。橫截清軍馬足，馬仆截人，所向披靡。清師奔避入城，其勇敢如此。

〔錢基博曰〕明之亡也，清將吏下檄捕何將軍甚急，將軍挈家避往三山居和尚所。和尚恐人跡知之，欲與偕亡。將軍不可，卒被害。遺二妾，奴謝陞欲逼妻之，妄言：「將軍許我矣。」和尚佯給奴，與俱買舟入城市畢姻物。中流，抵五里湖，變顏數奴罪，揮刀斷其首，投屍於湖。其忠義有足多者。豈非皎然不欺死生丈夫哉。語曰：「一死一生，乃見交情。」予以是賢和尚也。

〔錢基博又曰〕予又聞和尚嘗與邑人胡灝光、秦大用二人，應主漕事者畢司理宗吉聘。檄循北塘，伺漕卒登岸譁滋事，即捕擊之。蓋國變後，兌漕旗丁橫甚，每艘篙工水手，不下數百人，持挺攢集。三人者，袒臂格之，無不顛仆墜水，乃俱竄伏。擒其魁，縛獻，治如律。時順治十六年己亥也，後乃稍戢云。

蔣志善

無錫江陰巷陶某，精研武術，號稱究內家。善用槍，尤能自成家法，世有陶家槍之名。武官蒞是土者，無小大，必先禮謁其廬，無敢慢。

有蔣志善者，咸豐間，嘗官守備無錫者也，獨不禮焉。陶怒，盛氣往謁。見蔣身長蟠腹，肌肉墳起，知必孔武有力。內怯，氣頗懾，不敢輕發怒。歸，蔣乃報謁。請曰：「聞陶家槍精妙無敵，某駑不敢請槍法，願賜君槍觀之。」

陶素以槍法自負，出槍眇，不覺擺舞作勢。

蔣亟止之曰：「君槍法自是猛無匹，惜槍幹劣不任舞，稍用力，折矣，奈何。」

陶疑不信，曰：「此幹良材，乃不任舞耶？」

蔣索槍握其梢，力擺動，幹不禁轟然斷。笑曰：「何如？某藏數槍似不劣。」

陶慚，必欲一視其槍，乞隨蔣返署。索視槍，實勝己平昔用者。

蔣又請曰：「此槍應堪用，倖得一覘君技。」

陶唯。竭力飛舞，驅撥空中，氣呼呼有聲。

蔣睨視久，調曰：「止，止。君用槍乃不任刺人。」

陶大駭曰：「薄技至不足道，然天下乃有槍用之不任刺人者乎？」

蔣拍其胸曰：「不予信，君試刺我。」

陶怒斥曰：「君胡予戲？死君，且論抵。」

蔣又哂激之曰：「君殊自多，予信君技必不任相死。」

陶憤，曳槍回走十數步，遠舞作刺勢。逕前，洞蔣胸。蔣疾解巾揮格之，巾纏槍尖不得脫，向後倒掖之，陶失槍。不覺拜伏地曰：「願亦有以教之。」

蔣呼取盂水與陶，曰：「視矛急舞，聊持潑予體。」

乃起持槍舞，閃閃成白光，大若徑四五丈車輪，瞥忽耀陶目，至不能張視。疾取盂潑之水，水點紛紛反潑，下若雨，淋漓滿己身，無一點著蔣體者。

嘗有鬻拳者，強占崇安寺廢址。寺，邑古刹也。邑人欲驅之而無術，走告蔣。蔣微服往覘，技頗高，恐不可強力制歸。取槍馳馬，繞所占地舞一匝威之。明日，其人遁矣。相傳即固始李世忠云。

〔錢基博曰〕此聞之周君同愈。然陶雖使不如蔣，而予殊聞陶非駑者。有鄒某者，亦陶友也，生平曾不肯輕以指觸人，觸必內創。知陶能，欲有以試之。一日，道相遇，適陶購寸糖食，謂曰：「與我一枚食。」伸掌向索，指端微觸陶把糖手。陶臂顫，知有異，疾騰他手撮糖置鄒掌。鄒乃攤掌僵植不動矣。蓋華君廷輝又為予言之如此。

李漁

康熙間，太湖李漁翁薄負文采，游京師，名動公卿。其無行人皆知之，而其為盜則人不盡知也。

有江陰章老人，嘗為予弟孫卿言之。自述其高祖總鎮兗州，曾祖隨宦焉。時滿州某公以帝室懿親巡撫山東，邀漁主章奏。漁，風流自賞，暇輒挾諸大僚子姓，載酒大明湖，徜徉嘯噉，裘馬翩翩。大率少年鮮事，又天下承平未久，大臣子弟例習武，備國家干

城選，不論將家子矣。予曾祖以總兵子廁與其間，擊劍超距，靡所不為。而漁文士從容諸人間，時強拉與戲，顛仆之以為笑樂。漁被顛，起或恢諧自調，色不忤。故諸人樂與之游，絕不覺其有武勇也。

一日，謂諸人曰：「歷下風土，想諸公子倦遊覽矣。南朝景物，秀絕人寰，廣陵逾靡麗為三吳冠。諸公子盍買舫作廣陵遊乎？漁不恤附舫尾也。」

諸公子喜。載數畫舫，聯檣南下，抵廣陵，擊舟數月。興闌欲歸，行解維矣。漁忽置酒遍拜諸人曰：「漁辱從諸公子遊已久，今有急，未識諸公子肯憫援手乎？」

諸人少年豪快，笑扶漁起曰：「先生屬尊何必爾，吾儕敢不惟命？」

漁起，曰：「吾頃需金數萬，無所措。」

諸人聞數鉅，有難色。須臾，漁又曰：「諸公子不能相假，吾知運司庫金銀無慮千萬，視淺者，不啻九牛一毫，於國帑無大損。諸公子材武，盍助漁取之。」

諸人相顧駭愕不敢應。漁憤作色脅諸人曰：「諸公子必不相援，漁能自取之。明晨，捨少金諸公子舟，他遁，禍嫁諸公子矣。事發，累尊公禍必不輕，諸公子即能自白，恐不免比匪之罪。能行，必無禍。」

諸人不得已應之。漁曰：「信乎？」

曰：「信。」

漁呼舟人曰：「止酒。俟奏凱還飲，至為諸公子策勳未晚也。」

舟人謹應如雷。諸人益驚，乃知舟人皆漁黨。漁起，取佩刀指諸公子曰：「此行無爭鬥，不必人人持械。漁操刀為諸公子衛，諸公子速隨漁登。」

語畢，距躍如飛，先登岸，諸人隨之。疾趨登運庫屋，揭瓦斬樑，驅諸人探身下盜金，自操刀踞屋頂瞭望，備有變。既。諸人以次負金出，驅諸人先行，而漁殿後。抵舟，命舟人揚帆，時酒尚溫未寒也。

漁酌酒飲諸人曰：「諸公子身下盜庫金，而漁纔居屋頂瞭。事發，不必首漁而從諸公子也。諸公子倖好自愛。」

諸人默然。歸乃不敢與漁暱，然亦勿敢聲，究不知其多金何所用也。後有泄其事者，為中朝官所知，欲究，然事隔數年無左證，又以中丞貴戚子與其事，恐興大獄，甚不敢發焉。後余曾祖嘗舉以戒子孫慎交遊，故為言之如此。

〔錢基博曰〕漁雖薄行不足道，然其玩諸人股掌，機智乃爾不凡，未易才也。予又聞之友人夷吾，謂漁生平辯給多口過，晚年嚼舌以死，聞者快之。未識信否，姑志之以俟攷焉。

戴俊

戴俊者，亦蘇州人，梁興甫弟子也。

嘗挾一陝西人遊四川，其人亦勇力士也。中途，經一山，山寺有老僧，居山中者數十年，見老猿二，日相角為戲，其技甚神，非世人可及，戲與焉，久之，盡得其妙，搏無對，揭字於門致誇。

二人道見，心甚之，欲入，有兩童子守門，亦善搏。遂與對手，童不能勝，乃驚人報老僧，呼二人入謁。見老僧跌坐禪牀，謂二人曰：「汝二人能勝吾童子，亦高手也。來。」

陝西人競前搏之，老僧坐不動，略舉手而其人已擲於地。俊繼上，僧仍如前擲之，俊立不仆。僧異之，曰：「汝可教也。」

留止俊，盡得僧傳。思天下惟僧為愈己，乘不意殺之。於是技無有與俊敵者矣。抑何其忍為逢蒙也。

〔錢基博曰〕是亦僧有過焉。甘蠅，古之善射者也，有從而學射者三年，自以為天下莫己若矣，乃謀殺甘蠅。笏弓而射之，甘蠅張口而承之，嘻曰：「子從我三年，未教子嚙鏃也。」學射老大驚，播弓矢而謝之。惜哉，僧之不知此也。

時南京人有尤十六者，力舉千斤，素行無賴，居恆輒要人道中索飲酒，有不許者，即怒吼，左手牽人衣裾，右手起道旁人家墻石置下，必許飲乃脫。俊既殺僧，挾技客南京，知之，必欲一挫之而後慊於心。一日，伺十六觀劇，俊往旁之立，踐其足。十六大怒，將拳之，俊佯惶伏地，出十六胯下，而十六仆。俊起，連蹴之數十足，乃呼謂曰：「尤十六，汝不識戴二官人耶！」十六拜謝乃免。觀者千人稱快。

履店翁

光緒二十三年，黃浦有武舉人某，家世習武，年少負力。

嘗至上海市履，詆貨不良。賈曰：「我貨表裏堅緻，匪是，不以售於市。」

某因明其言之匪實。

賈又曰：「勿實，不取一錢。」

某應之，曰：「信乎？」

隨取履力折之，底若然中斷。哂曰：「汝履不任予手折，能任履予足踐地者幾何時哉？」

拂衣欲去。賈雖心恨，無如何。

一日，又至市履，如前折之。

方譁爭間，一老翁鶴髮皤然，偃僂來某前，戲拍其肩曰：「我貨良不惡，君指何勁也？」

語畢，徐步入內。而某顏色不覺灰白若死，兩臂劇痛不任舉。呻吟輿疾歸，乞哀其祖。

祖駭曰：「豈某翁耶？此翁我所兄事，爾何犯若？爾休矣。」

亟喚舟奔赴其店，投門長跪。時夜已深，門閉不啟。跪至曉，門闢，翁出，握手入曰：「何至是？予不意某乃故人孫。」

授之藥，曰：「服此命不喪，然其手則廢矣，奈何？」

始某兩臂力能提攜數百斤，至是不任把箸持飯甌，食飲須人云。

〔錢基博曰〕好勇鬥狠，孟子謂為非孝。噫，某也不憚怙力鮮事，終累厥祖。白頭星奔，跪哀於老友，仁人孝子，非所忍矣。豈非古之人所謂忘其身以及其親者歟？

胡邇光

無錫胡邇光，邑秀才，精武藝。善用銅箸，時號無敵，異人授也。

其銅箸有大有小。大者長二尺，粗一指許，臨大敵用之。小者長尺餘，細不盈指，平時應急用之，半藏於袖，半出指端。

游於市，見一僧索錢於某店。邇光謂僧貌非良，店遂無所予。僧頗斷斷，然邇光不措意也。

後往武當祠佛。中途，寓一庵。庵僧出款，貌似相識，意殷殷。晚餐畢，忽聞礪刀聲，心動。視戶已鎖閉，始憶似茶店丐錢僧也。例禮佛不得攜械，倉卒無所得銅箸，適見案間餐具未收，有飯箸二，攔甌上，取藏於袖以待之。

僧啟門持刀入，叫罵曰：「爾猶憶某年事乎？」

挺刀直砍，邈光以飯箸抵之，少頃，中僧手腕，刀落墮地。
僧反腕頓地乞命，邈光曰：「從此釋怨可乎？」
僧叩首聽命。明晨厚款而別。